

花都巴黎瑣憶（一）

●黃天邁（前任駐巴黎總領事。駐加彭共和國大使）

青黃不接公事清閒

一九二八年（民國十七年），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。北京外交部大部份人員南遷。駐外使領館人員或留任，或新舊交替。我奉派國聯代表辦事處隨員，前往花都巴黎到差。代表辦事處附設駐法公使館內，秘書長駐日內瓦，同仁皆駐巴黎，國聯大會開會時，前往日內瓦，會後仍返巴黎。辦事處一年後正式遷駐日內瓦，為常設機構。國民政府成立之初，兼任代表駐法大使陳籙（任先）及秘書長趙泉（鑑堂）皆被免職。新任首長尚未派定，過渡時期不免青黃不接，辦事處顯得清閒。我到差時，正值陳籙交卸前夕，準備行裝回國。陳籙，福建人，清末已進外務部，民國出任外交部次長，一度代理部務。他以才學自負，熱中名位，為一典型官僚。任職駐法公使七年，突被免職，臨行戀棧之情溢於言表，對政府心懷怨懟。日後竟甘做漢奸，出任華中偽組織「外交部長」，終被制裁殞命。我到差見他時，他表情淡漠，有失長者風度，也未作任何指示，使我這個晚輩新進茫然無所適從。辦事處同仁有二

等秘書陳定，三等秘書羅世安及王一之，人才濟濟，可謂多采繽紛。因一時無主管，同仁各行其是，甚至偷懶不上班。辦事處成為茶館，天南地北，大家無所不談。我初出茅廬，求知心切，在喧聒聲中埋頭研讀舊檔案，默默不為人知。同仁以「書呆子」雅號見贈。

公事老手連升二級

陳定（靜清），廣西人，為公事老手，會做人也會做官。他有國學根底，也會畫幾筆山水國畫。英、法文則被譏為「半瓶醋」。他已年近中年，獨身，租一小型公寓，設備簡陋，無傭工，自己燒飯洗掃，儉近乎嗇。他不交女友，認為浪費時間與金錢。他常微服出遊，不知去向，同仁也不便盤問。他原為辦事處隨員，代表朱兆莘（鼎青）很欣賞他公事老練。他奉調回部後，國府成立，朱兆莘出任外交部次長，破格派陳定為二等秘書，回到辦事處。二年內跳一級，（依序為隨員、三等秘書、二等秘書）同人歎為異數。他不對外，坐鎮辦公室，擘畫決策，為長官左右不可缺少的能員。對同仁亦應付得宜，恰如其分。外

館包括館長在內有不少像陳定的人，不辦外交，長於內交，應付長官及外交部得法，即可久安其位。我新來乍到，一切承陳定指點照拂，尊他為「老大哥」。他在抗戰時期回部，後出任駐蘇聯大使館一等秘書。以善理財，頗有積蓄，晚年結婚生子，面團團作富家翁，在巴黎開一家中國餐廳，終老是鄉。

擺龍門陣十鎊理髮

羅世安，四川人，好擺龍門陣，一口成都官話，說話如演講，一樁小事可以說得天花亂墜。他曾供職駐義及駐英公使館。在羅馬時期，與一義大利女子結婚。伉儷情深，無子息。在倫敦時鬧過一次笑話，他自己津津樂道。一次去理髮店理髮，理髮師問他要不要名牌洗髮精、生髮油、香水、臉部電器按摩，他都說「YES」。結帳時要他付十英鎊，他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，打電話向公使館求救兵。一位資深同仁趕到理髮店交涉，說好說歹，付了五鎊了事。巴黎也有敲竹槓的理髮師，不管他問要什麼，只要說「NO」就不會上當。羅世安上了一次洋當後，對錢財處理

極爲小心。他集郵成一筆財富。他夫婦常邀同仁到家便飯，飯後打小撲克，他夫婦手氣奇佳，每賭必贏，同仁都是他們手下敗將。陳定時常埋怨，說他每月薪水有一半送給羅家。羅世安鑑於外交界同仁娶外國太太的回國後常鬧婚變，因外國太太不慣中國家庭及社會生活，他決定不回國。抗戰時期他奉調回部，呈請辭職，往法國南部開一家中國餐廳，因歐戰影響，生意不如理想，加以老病侵尋，晚景淒涼。

老夫子寫花邊新聞

王之一，江蘇人，是外交界一奇人，瘦骨嶙峋，懶散邋遢，戴一付金絲橢圓眼鏡，人都稱他「老夫子」。太太能幹，他說太太是一家之主。

顧(維鈞)少川先生任駐美公使時，王之一是館中一名主事。他常發牢騷，說顧維鈞如何官運亨通，他自己升遷太慢。又說顧維鈞走「妻運」，因妻富貴，第一位太太是唐紹儀女兒，老丈人提拔做大官，是貴。第二位太太是糖王黃仲涵女兒，有外家財源，是富，他滿腦門升官發財思想，說起來喋喋不休，又患口臭，同仁多不敢傾敘。他爲上海小報如「晶報」寫稿，十足鴛鴦蝴蝶派筆調。他譯外國地名，別出心裁。如薩爾瓦多(Salvador)譯成「救星國」，厄瓜多(Ecuador)譯成「赤道國」，阿根廷(Argentine)譯成「銀國」，荷蘭(Holland)譯成「低窪國」。巴黎的繁華大街Champs-Élysées譯成「盛哉麗哉」，使讀者莫明其妙。他擅寫花邊新聞，描寫巴黎風光及人物，常以同仁爲對象。他在「晶報」

寫我與亡妻雅南的「羅曼史」，說雅南是民國第一位女外交官，才貌雙全，追求她的人排長龍。使館辦公室在館中甬道之東，代表辦事處辦公室在甬道之西，說我常「待月西廂」。他將登載他「大作」那份報給雅南看，雅南提出嚴重抗議，他說：「我是捧你們。」他又描寫巴黎豪華妓院「水晶宮」(戴高樂榮榮娼後關門)，說美女玉體橫陳，風光旖旎，繪影繪聲，如身歷其境。爲了這篇報導，被太太罰服廚房勞役三天。他也寫文章捧高(魯)公使，高公使調他到駐法公使館，仍爲三等秘書。後來我自日內瓦調駐法公使三等秘書，是頂王之一的缺，部調他爲駐荷蘭公使館二等秘書，升了一級，他對我並不領情，說我將他擠走。

質問代翁什麼東西

北伐完成，東北易幟，全國統一。駐法公使館舉行慶祝會，僑界及留學界皆有代表參加。駐法公使人選，國府原屬意李(煜瀛)石曾先生或鄧毓秀博士，兩位都謙辭不就。李石曾推薦齊致(雲青)爲一等秘書代理館務。齊致，河北人，與李石曾爲高陽小同鄉，且有世誼。齊致原爲巴黎豆腐公司經理，人頗能幹，儀表不俗，惟對外交則純屬外行。他到任後，處理公事，尙能虛心受教，按部就班，未出紕漏。但對外交術語弄不清楚，惡補也來不及。慶祝會中，齊致報告國府外交新猷，他說我國與友邦簽訂新條約，「最近與法國也簽訂了一件東西。」當即有留學生某君起立，高聲問：「什麼東西？」大家齊聲質問，

一時秩序大亂，齊致幾乎下不了臺。事後他自認外交官不是可以隨便客串的，呈請辭職。國府遂派高魯爲駐法公使。齊致回國後，出任李石曾先生創辦之農工銀行總經理。抗戰時期內遷重慶，勝利後仍返上海。大陸陷共後前往巴西助理李石曾事業。

在皇后村惡補法文

我初到巴黎時，公使館爲我安排，住在附近一小旅館，供膳宿。當年巴黎無摩天大廈，建築物最高六層。六樓爲頂樓，多爲女工及女傭宿舍。我住六樓，公用浴室。一樓餐廳吃飯，肉薄魚小，如無麵包充份供應，必吃不飽。膳宿費每月一千五百法郎，每一元國幣(銀元)兌換十二法郎。我月薪三百六十元，六十元留支國內，孝敬父母。我實得三百元，折合三千六百法郎。用以支付膳宿、交通、學費及雜費等，本可勉強够用，外交經費時常遇到，欠薪也是常事，捉襟見肘，時處窘境。我在公使館偶遇燕大同學李能梗，他勸我搬到他住的一家庭寄宿舍，可以節省。地點在巴黎西北郊區約三十五公里的皇后村(Bourg La Reine)，房東爲兩位老太婆，母女二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英雄的遺孀。母年近八十，女在六十左右。她們領下都長了鬍鬚，李能梗分別稱爲「大鬍子」與「小鬍子」。住房爲一幢三層樓房，有小花園，環境清幽。進城乘小火車至巴黎市區，再改乘地下鐵至公使館附近。早出晚歸，中午則到拉丁區吃一頓學生餐，每一餐票十法郎，五十法郎可以買六張票。我在大

學讀過三年法文，老師是位瑞士小姐。到巴黎後發現法國人與瑞士人發音不同，巴黎腔才是漂亮法語。我請了一位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的法文教師，在寄宿舍惡補，每晚二小時，文法、修詞、發音、寫作，一切從頭學起。在本土學本土文字語言才是學洋文的正當途徑。洋涇濱和中文式的洋文都是違反這個金科玉律。我在巴黎大學法學院註冊，慢慢適應，聽課漸少困難，後來去欣賞法國話劇也能領略對話中的妙處，都是惡補的成效。

房東對我們非常慈祥體貼，同桌進餐，閒話家常，如一家人，我與李能梗住三樓，房東母女住二樓，還有女傭「小妹子」住一樓。「小妹子」才十七歲，房東怕與我們有私情，防範甚嚴，我們也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膳宿費每月八百法郎，午餐在城裡吃時，扣除八個法郎，還算公道。李能梗，湖南人，鄉音未改，好修飾，愛面子，常充瀟灑。他在巴黎遊蕩，政治學院未畢業即回國，賁緣進外交界，先後供職駐日、駐蘇聯大使館、駐新加坡、仰光總領事館。我在新加坡時，為他介紹儒生夏瑪利小姐與他結婚，他前妻已離異。夏家為南洋巨室，李能梗晚年，在南洋依外家生活。

天文學家出任公使

我隨辦事處移駐日內瓦，廿個月後調職駐法公使館，回到巴黎。新任公使為高魯（曙青），福建人，為天文學權威。他畢業於比國布魯塞爾大學工科，精研數理、機械及天文。回國後歷任

中央觀象臺臺長、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長，對我國古代天文學作深入研究，著有專書。他完成我國第一座現代化天文臺。曾奉派出席國際天文學會議，考察各國天文觀象行政。一度出任留歐學生監督。他與黨國元老吳稚暉、蔡元培、李石曾等交厚。一九二九年，被推薦出任駐法公使。法國人重視科學家，並不以高魯非職業外交官而缺禮遇。高公使與夫人及子、媳同赴任所。他為人老成持重，擇善固執，以科學方法治事。新官到任三把火，他一到即設簽到簿，過時收回。開始舉行總理紀念週，要同仁輪流報告「研究黨義心得」，同仁過去疏懶慣了，對新措施極感不便。

我初到館時，高公使見我年輕（廿三歲），對我冷落。一次在紀念週輪到我報告，我根據胡漢民先生的理論，詳述「三民主義的連環性」，高公使非常讚賞，對我刮目相看。我與亡妻雅南已於一年前訂婚，現為同事，高公使為我們主持婚禮，在公使館舉行酒會，有樂隊演奏。當天收到李石曾、王亮老、王儒堂、鄭毓秀等賀電。來賓作臨時證婚人的有杜錫珪、褚民誼、吳凱聲等。衣香鬢影，極一時之盛。高公使夫人為舊式家庭婦女，不外出。對外應酬，高公使常携兒媳同往。此在西方極為普通。一等秘書謝維麟則竊竊私議，是少見多怪。高公使在職不到兩年，國府任命其為教育部長，回國後因故未能就職。他繼續作中國古代天文學及儀器之研究，加以整理。一度出任浙閩監察使。晚年仍潛心研究天文觀象，不失書生本色。

煙槍代辦攝影專家

高公使回國後，一等秘書謝維麟（振叔）代理館務。謝維麟，江蘇人，留學法國，與胡世澤同學，曾任王亮老隨行秘書。香煙不離口，一天「罐英國煙」「三砲臺」（五十枝）是平常事。說話婆婆媽媽，常掩口胡盧，舉止有些女性化。他能寫簪花小楷，法文寫比說好。處理公事，保守穩妥，細心有餘，魄力不足。他好「串門子」，每於晚間偕夫人到我家閒聊，我與亡妻結婚後，在家進修，她讀英文，我讀法文，書房成我們的小天地，不喜被人打擾。謝維麟夫婦一來，午夜仍不肯走。所談無非過去醜聞笑柄，無關宏旨，令聽者厭倦。他代理館務後，搬到公使館二樓，力邀我夫婦同住，當時館中人少，除謝東發負責法文公文及對外交涉，陳忠鈞負責學、僑務外，所有對內行文——外交部在內，都由我負責。雅南則負責交際、庶務。謝維麟代辦兼任出席國聯代表團專門委員，國聯開會時前往日內瓦，委我全權處理館務，遇重要公文則以快郵往返。他倚我為左右手，公私融洽。

謝維麟夫婦不和，貌合神離。謝維麟說他有兩個「愛」，一是照像機，一是他的小狗靈靈，而太太不與焉！他是攝影專家，自己照、洗、曬、放大，無一不精。他訂閱「巴黎雜誌」，所刊美女全裸，比美國之「花花公子」更為大膽。他欣賞美女，只限於欣賞，並無行動。他用錢不計算。與同仁打撲克，以猛進常輸。現款不够，即以紙片簽字，日後還錢。一次他竟將部滙同仁薪

俸挪用，同仁發覺後，與他大吵，他簽遠期支票告饒。在他代理館務期間，國府曾提名繼任公使數人，皆未成事實，顧（維鈞）大使被任命法使後，謝維麟代辦他調。抗戰初期，王亮老出任外長，以謝維麟為外交部主任秘書。後外放出任駐挪威兼駐瑞典公使。其夫人常住香港，未隨同赴任所。謝維麟卸職後來臺，晚年潦倒，身後蕭條。

半個洋人僅識之無

法館二等秘書謝東發，原籍南京，在巴黎出生，母親是法國人。他幼時隨父回國一次，日後印象模糊，中文僅識之無，閱讀困難。說中國話

也帶洋腔。他曾習法律及醫學，自稱博士，但從未見過他有什麼文憑。他主管法文公文及對外交涉。部到公文需照會法外部時，他必求我為他翻譯。

我們對面坐，他常說法國笑話，旁邊的法國女打字員掩雙耳不聽，笑話內容可想而知。謝維麟常指摘他的法文刻板守舊，千篇一律，二人為此爭吵，我為之排解。法外部對謝東發不重視，往往交涉無功，他也怕事，重要交涉不敢出頭。他對人圓滑，少誠意，很「猶太」，同事三年，好像沒吃過他一頓飯。他老母在堂，尚能盡孝道，平時行蹤詭異，一下班即不知其去向。偶在中

國餐廳見他身旁有美女作伴，他不跟我打招呼，擠擠眼而已。他從不進理髮店，自己用剃刀四圍刮刮。

他教我做，我怕弄破頭皮，不敢嘗試。顧維鈞對他不大放心，他承辦的事，往往令我暗中查核。他幫過我一個大忙，我往巴黎大學法科研究院去註冊，憑學士學位（Bachelier）不能報博士班，必需有碩士學位（Licencien），中法學制不同，我只有學士學位，碩士班讀過半年，謝東發為我證明為 Licencien，得以順利註冊，他向不肯幫人「作弊」，竟為我破例，難能可貴。他終老駐法公使館，活到八十多歲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 鐵血精忠傳

增訂再版

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
定價新臺幣貳佰元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綦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

全書共二百多篇，附錄戴笠策反奇勳、戴笠的人情味、戴笠感人的故事。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，字字珠璣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平裝本臺幣貳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